

諸佛如來誕生宣言之解讀與理解

蔡耀明

臺灣大學哲學系

摘要

本文聚焦於諸佛如來在最後生的誕生宣言，根據漢譯佛典、梵文、和巴利語有關的記載，予以引證、分類、解讀、與分析，進而著眼於世界尊上，探討誕生宣言之得以實現的佛法修行的義理。在論述的行文，由如下的六節串連而成。第一節，「緒論」，開門見山，帶出研究主題，並且逐一交代論文的構想與輪廓。第二節，以漢譯佛典為依據，分成五小節，鋪陳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背景說明、與涵義解明。第三節，聚焦在《遊戲展開7·誕生》，解讀梵文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第四節，聚焦在《長部14·譬喻大經》與《中部123·希有、未曾有法經》，解讀巴利語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第五節，著眼於世界尊上，由解脫道的教學要旨與菩提道的教學要旨，分成二小節，尤其以《大般若經·第二會》為依據，探討誕生宣言之得以實現的佛法修行的義理。第六節，「結論」，總結本文的要點。

關鍵詞：誕生宣言、世界尊上、最後生菩薩、解脫道、菩提道

目 次

一、緒論

二、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背景說明、與涵義解明

- (一) 易起誤解的翻譯語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 (二) 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簡略記載：不包含「世界尊上」
- (三) 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詳細記載：包含「世界尊上」
- (四) 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暨背景說明
- (五) 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暨涵義解明

三、梵文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之解讀

四、巴利語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之解讀

五、著眼於世界尊上以理解誕生宣言

- (一) 由解脫道的教學要旨理解何以世界尊上
- (二) 由菩提道的教學要旨理解何以世界尊上：以《大般若經·第二會》為依據

六、結論

A Textual Reading and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Buddha's Declaration of the World's Foremost Achievement at the Time of Birth

Yao-ming Tsa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Employing several Buddhist texts in Sanskrit, Chinese, and Pāli,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Buddha's declaration of the world's foremost achievement at the time of birth.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ix sections. Section one offers a broad outline of this article's argument and a breakdown of its individual sections. Based on related Chinese translations, section two provide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extual references to the declaration at the time of birth. Focusing on the 7th chapter ("janma-parivartaḥ saptamaḥ") of the *Lalita-vistara*, section three interprets Sanskrit references to the declaration at the time of birth. Section four analyzes related references from the Pāli *Mahāpadāna-sutta* and *Acchariyābbhūta-dhamma-sutta*. Based mainly on the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ection five inquires into doctrinal reasoning behind the declaration at the time of birth. Section six conclude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declaration at the time of birth, the world's foremost achievement, the last & final rebirth of a Bodhisattva, Buddhist Path to Liberation, Buddhist Path to Perfect Enlightenment.

一、緒論

為求快速勾勒大致的輪廓，以及清晰呈現整篇文章的構成要項，一開張，即以條列的方式，依序鋪陳「研究主題」、「關鍵概念」、「文獻依據」、「論述架構」。

〔研究主題〕：本文聚焦於諸佛如來在最後生的誕生宣言，根據漢譯佛典、梵文、和巴利語有關的記載，予以引證、分類、解讀、與分析，進而著眼於世界尊上，探討誕生宣言之得以實現的佛法修行的義理。¹

〔關鍵概念〕：關鍵概念在哲學的探討，猶如敲門磚，可提供入門的切要工具與思辨技巧。在緒論的這一節，以誕生宣言與世界尊上做為本文主題的關鍵概念，逐一略加解明。

（一）誕生宣言：所謂的「誕生宣言」，意思為才剛誕生，就發出的宣言。以菩提道修行之生生世世地進入生命世界而論，並非任何一輩子都適合或都有能力發出誕生宣言，而是經過極其長遠的修行，達到一生所繫菩薩（*eka-jāti-pratibaddho bodhisattvaḥ*）的位階之後，繼續努力，終於來到菩提道修行的最後生，也就是來到終將圓滿無上菩提（*anuttarā samyak-saṃbodhiḥ / the utmost, right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 「無上正等菩提」、「最極高超、正確、圓滿的覺悟」之簡稱*）的最後一輩子，就在最後生（*caramā bodhisattvô-*

¹ 本文初稿，曾於2015年7月24-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辦的「2015年第七屆兩岸四地暨國際佛教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筆者感謝研討會上熱烈的提問與建議。投稿過程，二位匿名審查人善意的指正和寶貴的意見，對本文的修改，助益良多，一併致上誠摯的謝意。又，本文做為科技部一〇四年度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002-228）的部分成果，題目為「般若經典的空性、不二、真如之哲學建構」。

papattiḥ; carama-bhaviko bodhisattvaḥ),² 誕生宣言才適合發出。因此, 簡稱誕生宣言, 其稍微完整的標示詞, 應該是「菩提道最後生之誕生宣言」。再者, 由於誕生宣言是即將成就諸佛如來果位的最後生菩薩的一項慣例, 而非特例, 因此亦可簡稱「最後生菩薩誕生宣言」或「諸佛如來誕生宣言」。

(二) 世界尊上: 所謂的「世界尊上」, 意思為放眼全世界, 生命之修為提昇到生命世界最高超的水準。根據佛教的世界觀, 一個系統的生命世界 (Skt. *cakra-vāla; cakra-vāḍa* / Pāli, *cakka-vāḷa* / a world-circle / 輪圍), 並非僅止於人類的部分, 而是至少包括欲界 (Skt. *kāma-dhātu* / Pāli, *kāma-loka*)、色界 (Skt. *rūpa-dhātu* / Pāli, *rūpa-loka*)、無色界 (Skt. *ārūpa-dhātu; ārūpya-dhātu* / Pāli, *arūpa-loka*), 由天神、阿修羅 (*asura*)、人類、傍生、餓鬼、地獄這六條生命路徑共構而成的生死領域。至於尊上, 其尊長或上首, 並非取決於政治、經濟、社會、或國際地位, 而是以生命之修為在煩惱與謬見之排除以及在定力、智慧、與解脫之開發為準繩。以生命之修為做為區分在生命世界高下的準繩, 也可凸顯, 成為世界尊上, 既非一般的神學教義所規定的由神所主宰的存有學地位 (ontological

² 例如, 「菩薩生, 略說有五種。一切住一切行菩薩, 以無罪安樂一切眾生。一者, 息苦生。二者, 隨類生。三者, 勝生。四者, 增上生。五者, 最後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 菩提眾具增上滿足, 生剎利、婆羅門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作一切佛事, 是名最後生。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 皆以此五種受生, 無餘、無上。菩薩因此五種受生, 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地持經·菩薩地持畢竟方便處·生品第一》, 北涼·曇無讖 (Dharmakṣema) 譯, 《大正藏》冊30, 經1581, 頁953上-中。Cf. Nalinaksha Dutt (ed.), *Bodhisattvabhūmi*, Patna: K.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1966, pp. 247-248.) 此外, 參閱: Étienne Lamotte (tr.), *The Treatise on the Great Virtue of Wisdom of Nāgārjun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āstr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Gelongma Karma Migme Chödrön, vol. 5, 2001, pp. 2024-2025.

status)，³ 亦非依靠諸如親屬、關係、指定、習俗而被贈與的地位（ascribed status），而是透過腳踏實地的努力贏得的地位（achieved status）。⁴

〔文獻依據〕：本文初步的任務在於稍微完整地呈現諸佛如來在最後生的誕生宣言，因此材料的來源較廣，涵蓋漢譯、梵文、和巴利語有關記載的經典、律典、與佛陀傳記。引證的經典，包括《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引證的律典，包括《四分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引證的佛陀傳記，包括《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異出菩薩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集經》、《佛說眾許摩訶帝經》、《佛所行讚》、《佛本行經》、《僧伽羅刹所集經》。

〔論述架構〕：本文由如下的六節串連而成。第一節，「緒論」，開門見山，帶出研究主題，並且逐一交代論文的構想與輪廓。第二節，以漢譯佛典為依據，分成五小節，鋪陳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背景說明、與涵義解明。第三節，聚焦在《遊戲展開7·誕生》，解讀梵文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第四節，聚焦在《長部14·譬喻大經》與《中部123·希有、未曾有法經》，解讀巴利語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第五節，著眼於世界尊上，由解脫道的教學要旨與菩提道的教學要旨，分成二小節，尤其以《大般若經·第二會》為依據，探討誕生宣言之得以實現的佛法修行的義理。第六節，「結論」，總

³ 有關由神所主宰的存有學地位，可參閱：Tad Schmaltz, “Causation and Causal Axioms,” *Descartes’ Meditations: A Critical Guide*, edited by Karen Detlefs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9-90.

⁴ 有關被贈與的地位與贏得的地位，可參閱：Joan Ferrante, *Soci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9th ed., Stamford: Cengage Learning, 2014, pp. 93-94.

結本文的要點。

二、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背景說明、與涵義解明

著眼於諸佛菩薩的慣例，最後生菩薩如何進入、經歷、與離開生命世界，既非隨波逐流，亦非突然、偶發、或意外的一回事，而是經由長期努力，水到渠成的精準示現。以最後生菩薩進入生命世界而論，如何誕生，以及誕生之後做什麼樣的宣告，在在牽動著菩薩行進入最高峰也就是最精彩一生的二件大事：一方面，已經在修行做了什麼水準的準備功夫？另一方面，進入生命世界所要實現的抱負為何？有鑑於此，探討諸佛如來誕生宣言，不僅對於認識佛教菩提道的修行與學理，可以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而且對於眾生如何經營生命歷程，也相當富於啟發的意味。

這一節以漢譯佛典為依據，分成五小節，鋪陳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與解明。第一小節，提出易起誤解的一個翻譯語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藉以襯托，經由較周詳的文本整理，與較中肯的語句解讀，對於貼切地認識誕生宣言，是很重要的。第二小節，鋪陳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簡略記載。第三小節，鋪陳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詳細記載。第四小節，鋪陳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暨背景說明。第五小節，鋪陳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暨涵義解明。

（一）易起誤解的翻譯語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一個語句若用在一神教、帝王、或武林霸主的身上，或許還算適當。但是，出自最後生菩薩之口，乍看之下，似乎相當突兀，不僅容易滋生誤解，和一神教乃至武

林霸王混為一談，而且與佛教的諸法非我說，好像也不容易搭配在一起。

從漢譯佛典，的確找得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若干的出處。然而，若不以此為限，經由整理漢譯佛典更多有關的記載，以及參考梵文和巴利語有關的記載，誕生宣言應該可以用更好的翻譯語句予以表述，甚至其背景與涵義，也都可以相當中肯地得到解明。

(二) 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簡略記載：不包含「世界尊上」

由於教學或解釋所涉及的道路、系統、面向、對象、或問題之差異，佛教典籍在表述、流傳、與記載，即出現彼此相關卻又有所不同的文本，包括使用不同類型的文本體裁，⁵ 以及對於事情給予簡略的或詳細的述說。本文為了便於分類有關的文獻段落起見，針對誕生宣言的記載，如果不包含「世界尊上」的部分，即劃歸簡略的記載；如果包含「世界尊上」的部分，即劃歸詳細的記載。如下的三個引證段落，分別出自《佛所行讚》、《中阿含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雖然記載著最後生菩薩誕生的景象，並未包含「世界尊上」的部分：

- (1) 正、真、心不亂，安庠·行七步，足下·安平趾，
炳徹·猶七星 (*sapta-r̥ṣi-tārā-sadr̥śa*)。
獸王師子·步，觀察於四方，通達真實義，堪能如

⁵ 有關使用不同類型的文本體裁，例如，分成九類，而為九分教 (*navāṅga-sāsana*)，或者分成十二類，而為十二分教 (*dvādaśāṅgaṃ buddha-vacanam*)。參閱：Étienne Lamotte (tr.), *The Treatise on the Great Virtue of Wisdom of Nāgārjun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śāstr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Gelongma Karma Migme Chödrön, vol. 5, 2001, pp. 1888-1910.

是說：「此生為佛生 (*bodhāya jāto 'smi*)；則為後邊生，我唯此一生 (*antyā bhavôtpattir iyaṃ mama*)；當度於一切 (*jagad-dhitārtham*)。」⁶

(2)我聞世尊初生之時，即行七步，不恐、不怖，亦不畏懼，觀察諸方。若世尊初生之時，即行七步，不恐、不怖，亦不畏懼，觀察諸方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⁷

(3)爾時，世尊人間遊行，至天指城 (*Devadaha*)，告具壽阿難陀 (*āyusmat Ānanda*) 曰：「今此城中，善覺釋迦 (*Śākya-Suprabuddha*) 生長此城。」又至嵐毘尼園 (*Lumbinī-vana*)，世尊復告阿難陀曰：「我於此林中，亦既生已，南行七步，不假人扶，觀察四方，便作是言：『此最後身，更不受生。』」⁸

如上的三個引證段落，都在描述或回溯最後生菩薩誕生的景象。這三個段落共通的，在於誕生之後，即行走七步，觀察四方。第二段引文，強調不恐怖，亦不怯懦，鮮明地顯示，一方面，誕生世間，卻不畏懼世間現成的體制與紛至沓來的逼迫或問題，另一方

⁶ 馬鳴 (*Aśvaghōṣa*)，〈佛所行讚 *Buddha-carita* · 生品第一〉，北涼·曇無讖 (*Dharmakṣema*) 譯，〈《大正藏》冊4，經192，頁1中。Cf. E. H. Johnston (ed. & tr.), *Aśvaghōṣa's Buddhacarita or Acts of the Buddha*, Delhi, Motilal Barnasidass 1984, p. 2; 黃寶生 (編著)，〈梵語文學讀本〉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101-102。又，本文在漢譯本使用的間隔號「·」，單純為了便利一般讀者斷句之參考。

⁷ 《中阿含經·第32經·未曾有法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 (*Gautama Saṅghadeva*) 譯，〈《大正藏》冊1，經26，頁470中-下。Cf. Bhikkhu Ñāṇamoli, Bhikkhu Bodhi (tr.), "123: *Acchariya-abbhūta Sutta* – Wonderful and Marvellous,"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Somerville: Wisdom, 2005, pp. 982-983.

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唐·義淨譯，〈《大正藏》冊24，經1448，頁32上。

面，誕生世間，正好行走在生生世世一貫行走的道路，以及走向廣大的世界。第一與第三段引文，則聚焦於宣告這就來到圓滿無上菩提的最後一輩子，也就是來到「於世間出生」所形成「出生系列」之終點線（*antyā*），確認這一輩子之後，就不會再度出生於世間。就此而論，誕生之際，即覺察誕生，後設地反思誕生之何去何從，並且宣告這就是生命歷程上的最後一次的誕生，的確是最後生菩薩既稀奇（Skt. *Āścarya* / Pāli, *acchariya*）且未曾有的（Skt. *Adbhūta* / Pāli, *abbhūta*）事情。

（三）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詳細記載：包含「世界尊上」

接下來的十個引證段落，都將「世界尊上」的部分，包含在所記載的最後生菩薩誕生的景象。這又可整理成三小類。第一小類，有四個引證段落，分別出自《長阿含經》、《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世界尊上」的部分，被翻譯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1)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從右脇出，墮地，行七步，無人扶侍，遍觀四方，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要度眾生老病死。』此是常法。」⁹

(2)十月已滿，太子身成，到四月七日，夫人出遊，過流民樹下，眾花開化、明星出時，夫人攀樹枝，便從右脇生，墮地，行七步，舉手而言：『天上天下，

⁹ 《長阿含經·大本經第一》，後秦·佛陀耶舍（Buddhayaśas）、竺佛念譯，《大正藏》冊1，經1，頁4中-下。Cf. Maurice Walshe (tr.), “14: *Mahāpadāna Sutta: The Great Discourse on the Lineage*,”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1995, pp. 204-205.

唯我為尊。三界皆苦，吾當安之。』應時，天地大動，三千大千剎土莫不大明。¹⁰

(3)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脇生，墮地，即行七步，舉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是時，天地大動，宮中盡明。¹¹

(4)菩薩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花上，不假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¹²

如上的四個引證段落，除了共通的譯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第三段引文指出，世間深刻地看來確實是困苦的；第一與第二段引文進而指出，到世間的重大心願之一，在於助成世間眾生超脫困苦；第四段引文則指出，這是最後一次於世間出生。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段引文，以毗婆尸（Skt. *Vipaśyin* / Pāli, *Vipassī*）菩薩為例，強調誕生宣言有關的事蹟乃「諸佛常法」。其中，「法」（*dharma*）之一詞，可解讀為項目、要項、關聯項目、或運轉項目。所謂的諸佛常法或菩薩常法，¹³ 如果參考相關的梵文（*esā dharmānām dharmatā; sā hi dharmatā*）或巴利語（*dharmatā esā*），又可翻譯為「這是諸法實相」，或「這是法性」，字面的意思為「這

¹⁰ 《修行本起經·菩薩降身品第二》，後漢·竺大力、康孟詳譯，《大正藏》冊3，經184，頁463下。

¹¹ 《太子瑞應本起經》，吳·支謙譯，《大正藏》冊3，經185，頁473下。

¹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Mūla-sarvāstī-vāda-vinaya-kṣudraka-vastu》，唐·義淨譯，《大正藏》冊24，經1451，頁298上。

¹³ 有關諸佛常法或菩薩常法，可參閱：郭忠生，〈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七）〉，《正觀》第29期（2004年6月），頁36-44；郭忠生，〈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下）〉，《正觀》第65期（2013年6月），頁167-168；平川彰，《律藏の研究》（台北：山喜房叢書林，1970年），頁34, 38。

是運轉項目之根本一貫的情形」。此一述句，不在於陳述特定事情的獨特現象，而在於導入事情之得以運轉的項目之根本一貫的情形。¹⁴ 如果就成就佛陀果位而論，誕生宣言有關的事蹟，並非可有可無、個人好惡、或心血來潮之類的特例現象，而是舉凡在菩提道修到最後生菩薩，條理上與慣例上，都是這樣的。正好基於條理與慣例皆如此，誕生宣言不僅在菩提道一貫地都是重要的環節，而且可從條理的爬梳予以解讀。

第二小類，有二個引證段落，分別出自《普曜經》和《異出菩薩本起經》，有關「世界尊上」的翻譯，僅用「天上天下」一詞，而不用「唯我獨尊」一詞：

(1)爾時，菩薩從右脇生，忽然見身住寶蓮華，墮地，行七步；顯揚梵音：「無常訓教，我當救度。天上天下，為天人尊。斷生死苦，三界無上。使一切眾，無為、常安。」¹⁵

(2)太子以四月八日夜半時生，從母右脇生，墮地，行七步之中，舉足高四寸，足不蹈地，即復舉右手

¹⁴ 如此的解讀，可參考如下的用法：「阿難！持戒者，不應思（*na cetanāya karaṇīyam/no volition need be exerted*）：『令我不悔。』（*avippaṭisāro me uppajjatū 'ti/Let non-regret arise in me.*）阿難！但法自然（*dhammatā esā/It is natural*），持戒者便得不悔。阿難！有不悔者，不應思：『令我歡悅。』阿難！但法自然（*dhammatā esā/It is natural*），有不悔者便得歡悅。」（《中阿含經·第43經·不思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譯，《大正藏》冊1，經26，頁485中。Cf. Bhikkhu Bodhi (tr.), “AN 10.2,”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Boston: Wisdom, 2012, p. 1340.）

¹⁵ 《普曜經 *Lalita-vistara*》，西晉·竺法護（Dharmarakṣa）譯，《大正藏》冊3，經186，頁494上。Cf. P. L. Vaidya (ed.), *Lalitavistar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8, p. 62; The Dharmachakra Translation Committee (tr.), *The Play in Full: Lalitavistara*, 2013, pp. 64-65.

言：「天上天下，尊無過我者。」¹⁶

如上的第一個段落，「世界尊上」的部分，被翻譯為「天上天下，為天人尊」；第二個段落，則為「天上天下，尊無過我者」。若要指出這二段引文的譯詞與「唯我獨尊」有何差異，則主要在於，雖然點出「尊上」，卻不訴諸「唯」與「獨」合併而成的「唯獨」之排它意象。換言之，「唯我獨尊」一詞，如果散發開來的意味讓人覺得不舒服、受到冒犯，大概就出自其排它意象極濃的「唯獨」之措辭；然而，這二段引文的「為天人尊」與「尊無過我者」，在措辭上，明確標示「尊上」，卻不排它。

第三小類，有四個引證段落，分別出自《雜阿含經》、《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分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有關「世界尊上」的翻譯，既不用「天上天下」一詞，也不用「唯我獨尊」一詞：

(1)時，(阿育 Aśoka)王將四兵軍眾，及持種種供養香、華、幡、幢，及諸伎樂，便將(優波崛 Upagupta)尊者發去。(優波崛)尊者[至]隆頻林(Lumbinī)，「此是如來生處。」而說偈言：「如來初生處，生時行七步，顧視諸四方，舉手指天上：『我今最後生，當得無上道；天上及於人，我為無上尊。』」

時，(阿育)王五體投地，供養、禮拜，即立佛塔。尊者白王言：「大王！欲見諸天見佛生時行七步處不？」王白言：「願樂欲見。」

¹⁶ 《異出菩薩本起經 *Abhiniṣkramaṇa-(sūtra)*》，西晉·聶道真譯，《大正藏》冊3，經188，頁618上。

時，尊者舉手，指摩耶夫人（Māyā-devī）所攀樹枝，而告彼樹神曰：「樹神！今現。令王見之，生大歡喜。」尋聲，即見，住尊者邊，而作是言：「何所教勅？我當奉行。」尊者語王言：「此神見佛生時。」

王以偈問神曰：「汝見嚴飾身，生時青蓮華，足行於七步，口中有所說？」

神以偈答曰：「我見相好身，生時二足尊，舉足行七步，口中有所說：『於諸天人中，我為無上尊。』」¹⁷

(2)爾時，(摩耶)夫人(Māyā-devī)既入園已，諸根寂靜；十月滿足，於二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花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為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花，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花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¹⁸

(3)至十月滿已，生一男兒，端正無比，世之希有。始生在地，無人扶侍，自行七步，而說此言：『我於天上世間，最上、最尊。我當度一切眾生老病死

¹⁷ 《雜阿含經·第604經》，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譯，《大正藏》冊2，經99，頁166中-下。

¹⁸ 《過去現在因果經》，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譯，《大正藏》冊3，經189，頁625上。

苦。』即號曰定光 (Dīpaṃ-kara) 菩薩。賈人！當知爾時，國王即命婆羅門中善明相法者，告言：「汝等當知，我夫人生一男兒，顏貌端正，世之希有。始生出胎，無人扶侍，自行七步，而說此言：『我於天上世間，最上、最尊；能度一切眾生老病死苦。』汝等善明相法，與我占相。」¹⁹

- (4) 菩薩常法 (*dharmatā khalu*)：生已 (*sāṃprata-jāto*)，在地，無人扶侍，而行七步 (*bodhisatvaḥ sapta-padāni prakrāntaḥ pariḡrḥīto na kena-cit*)；觀察四方 (*catur-diṣaṃ ca vyavalokayati*)；便作是言 (*vācaṃ ca bhāṣate*)：「此是東方 (*iyam pūrvā dik*)，我是一切眾生最上 (*pūrvam-gamo bhaviṣyāmi nirvāṇāya*)。此是南方 (*iyam dakṣiṇā*)，我堪眾生之所供養 (*dakṣiṇīyo bhaviṣyāmi kṛtsnasya jagataḥ*)。此是西方 (*iyam paścimā dik*)，我今決定不受後生 (*mama paścimaṃ janma bhaviṣyati*)。此是北方 (*iyam uttarā dik*)，我今已出生死大海 (*bhava-saṃsārād uttariṣyāmi*)。」²⁰

如上的第一個段落，「世界尊上」的部分，被翻譯為「天上及於人，我為無上尊」，以及「於諸天人中，我為無上尊」；第二個段

¹⁹ 《四分律Dharma-guṇṭaka-vinaya·受戒捷度之一》，姚秦·佛陀耶舍 (Buddhayaśas)、竺佛念等譯，《大正藏》冊22，經1428，頁782中-下。

²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Vinaya-vastu·破僧事》，唐·義淨譯，《大正藏》冊24，經1450，頁108上。Cf. Raniero Gnoli, Tuppil Venkatacharya,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vol. 1,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p. 45.

落，被翻譯為「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第三個段落，被翻譯為「我於天上世間，最上、最尊」；第四個段落，則為「我是一切眾生最上」。這四段引文，共同的焦點都在敘述最後生菩薩誕生之際的宣言，而其中的第二段引文，強調如此宣言的形態為獅子吼。就此而論，誕生宣言所要宣告的世界尊上，當然要搭配如同獅子吼之氣勢；而使獅子吼得以理直氣壯的，正如第二段引文所揭露的，除了修為達到整個人類與天神最頂尖的水準，還有這一次的誕生終結了長遠以來的生死輪迴的流程，以及誕生之後的這一輩子是要用來利益包括人類與天神在內的整個世界。

(四) 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暨背景說明

最後生菩薩發出如同獅子吼的誕生宣言，不僅由世界尊上、終結生死輪迴、以及利益眾生所構成，而且這些共構的要項，也都其來有自。如此的理解，就把探討的眼光，從誕生宣言之表現，拉到其背景或因緣。接下來的一個引證段落，出自《方廣大莊嚴經》，不僅包含「世界尊上」的部分，而且提示最後生菩薩何以誕生即有能力示現諸如誕生宣言之殊勝景象：

爾時，菩薩既誕生已，觀察四方。猶如師子及大丈夫，安詳瞻顧。比丘！當知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是時，即得清淨天眼，觀見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國土、城、邑。及諸眾生所有心行，皆悉了知。如是知己，而復觀察：「是諸眾生所有戒、定、智慧、及諸善根，與我等不？」乃見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無一眾生與我等者。

爾時，菩薩善自思惟，稱量、正念，不假扶持，即便自能東行七步，所下足處，皆生蓮華。菩薩是時，無

有怖畏，亦無謬訥，作如是言：「我得一切善法，當為眾生說之。」

又，於南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於天人，應受供養。」

又，於西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於世間，最尊、最勝。此即是我最後邊身，盡生老病死。」

又，於北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於一切眾生中，為無上上。」

又，於下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降伏一切魔軍。又，滅地獄諸猛火等所有苦具，施大法雲，雨大法雨，當令眾生盡受安樂。」

又，於上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為一切眾生之所瞻仰。」

菩薩說是語時，其聲普聞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比丘！當知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於最後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爾如是神通變化。²¹

如上引文明確指出，最後生菩薩之所以能在誕生之際（*bodhisattvo jāta-mātraḥ*），就表現非凡，主要得力於生生世世皆相續不斷地以無上菩提為遠大的目標從事修行所積集的善根。至於「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bodhisattvaḥ pūrva-kuśala-mūla-vipāka-jena*），則可從菩提道眾多的經典，了解其修行的功課、涵養的品質、進展的次第、轉化的效能、與遷移的機制。如果僅從如上引文著手解讀，頗富啟發意味的，則可列出至少如下的三個要點。

²¹ 《方廣大莊嚴經 *Lalita-vistara* · 誕生品第七》，唐·地婆訶羅（*Divākara*）譯，《大正藏》冊3，經187，頁553上-中。Cf. P. L. Vaidya (ed.), *Lalitavistar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8, p. 62; The Dharmachakra Translation Committee (tr.), *The Play in Full: Lalitavistara*, 2013, pp. 64-65.

其一，一貫地觀察與觀照：久修行的菩薩，並不由於生生世世入出世界而鈍化、怠惰、或糜爛在世間，而是剛誕生，就以菩薩過去下的功夫趨於成熟所產生的高超知能的自動作用（*iyam bodhisattvasya karma-vipāka-jā abhijñā-dharmatā*），持續在觀察四方（*catur-diśam avalokayati sma*），而且以如同獅子之凝視與偉大人士之凝視在觀照（*siṃhāvalokitam mahā-puruṣāvalokitam vyavalokayati sma*）。其二，認知眾生的心態活動與檢視眾生的生命修為：接近最後生菩薩之水準，觀察與觀照的範圍，涵蓋極其廣大的世界（*tri-sāhastram mahā-sāhastram loka-dhātum*）及其多樣的區域分佈，並且深入認知眾生的心態活動（*sarva-sattvānām ca citta-caritam ca prajānāti sma*）。在如此認知之後（*jñātvā*），進而著眼於眾生之戒行、禪定、智慧、與善根修為（*śīlena vā samādhinā vā prajñayā vā kuśala-mūla-caryayā vā*），審慎地檢視（*vyavalokayati sma*）。其三，世界尊上主要由導向無上菩提的貫徹修行所造就：菩薩行依託長遠的生命時光，以無上菩提為遠大的目標。當菩薩來到最後一段存在而出生於世界的時候（*yadā bodhisattvaś carama-bhavika upajāyate*），就其現前等覺無上之正確且圓滿的覺悟（*anuttarām samyaksambodhim abhisambudhyate*），即成就其世界尊上之造詣。相較之下，包括人類與天神在內的世間眾生，既缺乏足堪比擬無上菩提之最極高超的修行目標，又以認同或歸屬世間的某一層面為能事，即平庸地載浮載沉於認同或歸屬世間所衍生的活動的流程。

（五）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暨涵義解明

最後生菩薩誕生之際，搭配著誕生宣言，還示現諸如觀察四方、行走七步等動作，而這些動作，包括修行水準、修行所證悟之旨趣、菩薩行與世界的關係、以及菩薩行在攝化眾生的作為，皆富饒意味。如下的五個引證段落，分別出自《僧伽羅剎所集經》、《佛

本行經》、《佛說眾許摩訶帝經》、《佛本行集經》、《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都是很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可內在於文本，較為貼切地理解誕生宣言所搭配的動作之涵義：

- (1)若菩薩初生時，舉足行七步，此七覺意之瑞應。²²
- (2)現七覺意，消七勞垢。故行七步，如師子起；足跡印現，喻如七星。其步太然，不懷疑慢；地神傾屈，低仰接足。以普明日，照於四方；現四諦法，如師子吼：「吾齊以此，末後受形；不復處在，胞胎之獄。今當得佛，最難得道；將導一切，服甘露滅。」²³
- (3)爾時，太子身相圓滿，內外瑩淨，猶如瑠璃，塵垢雜穢一切不著；於其四方，各行七步。東方，表涅槃最上；南方，表利樂群生；西方，表解脫生死；北方，表永斷輪迴。²⁴
- (4)菩薩生已，立在於地，仰觀於母右脇之時，口作是言：「我此身形，從今日後，不復更受於母脇中，不入胎臥；此是於我最末後身。我當作佛。」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來得成於佛道已，口作是言：「我今生分一切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²² 《僧伽羅剎所集經》，符秦·僧伽跋澄（Saṅghabhūti）等譯，《大正藏》冊4，經194，頁122下。

²³ 《佛本行經·如來生品第四》，劉宋·釋寶雲譯，《大正藏》冊4，經193，頁59上。有關《佛本行經》，可參閱：錢文忠，〈試論馬鳴《佛本行經》〉，《切問集：復旦大學歷史系建系八十周年論文集·下卷》，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72-185。

²⁴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Mahā-sammata-rāja-sūtra》，宋·法賢譯，《大正藏》冊3，經191，頁939中。

不受後有。」此是如來往先瑞相。

菩薩生已，無人扶持，即行四方面，各七步，步步舉足出大蓮華。行七步已，觀視四方，目未曾瞬，口自出言。先觀東方，不如彼小嬰孩之言，依自句偈，正語、正言：「世間之中，我為最勝。我從今日，生分已盡。」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餘方悉然，初生之時，無人扶持，於四方面，各行七步。如來得成於佛道已，得七助道菩提法分。此是如來往先瑞相。

菩薩生已，觀視四方。如來得成於佛道已，具足而得四無畏法。此是如來往先瑞相。

菩薩生已，口自唱言：「我於世間，最為殊勝。」如來得成於佛道已，一切世間，諸天及人，悉皆尊重，恭敬承事。此是如來往先瑞相。

菩薩生已，口自唱言：「我斷生死，是最後邊。」如來得成於佛道已，一如語行。此是如來往先瑞相。²⁵

(5)何故菩薩適見受已，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為正士吉祥之應；應七覺意，覺不覺者也。自古迄于今，未有能現行七步者，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已行七步，舉手而言：「吾於世尊，天上天下，為最第一；當盡究竟生老死原。」釋、梵、梵志、及諸天子，彼時，眾會莫不遍集；設不現斯，當各自尊，則懷憍慢，便不復欲禮侍菩薩。菩薩愍念外道、梵志、諸天之眾長夜不安，必墜惡

²⁵ 《佛本行集經Abhiniṣkramaṇa-sūtra·樹下誕生品第六》，隋·闍那崛多（Jñānagupta）譯，《大正藏》冊3，經190，頁687上-中。

趣，而受苦痛。是故，菩薩舉聲自讚：「吾於世尊，天上天下第一，權慧超異，獨步無侶；當究竟盡生老死根。」以此音，告三千大千世界。其諸天子未有來者，應聲便至。爾時，異學、梵志、及諸天子，皆共稽首敬禮、讚音，叉手歸誠，是為菩薩善權方便。²⁶

如上的五個段落，其敘事手法，不僅記載涉及人物的言說，而且穿插人物動作的多重的象徵涵義。就此而論，如下的六個要點，值得留意。其一，關於最後生菩薩誕生前後一系列的動作，根據第四段引文，在於象徵「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根據第五段引文，則在於象徵菩薩之「善權方便」(*upāya-kausalya*)。其二，關於誕生之後，即觀察四方或四方行步，根據第二段引文，在於象徵「以普明日，照於四方」，根據第五段引文，則在於象徵已證得「四無畏法」。其三，關於四方之個別的方位，根據第三段引文，「東方，表涅槃最上；南方，表利樂群生；西方，表解脫生死；北方，表永斷輪迴」。其四，關於行走七步，根據第一、第二、第四、與第五段引文，在於象徵已證得七覺支 (*sapta bodhy-āṅgāni* / 七覺意、七助道菩提法分)，而第五段引文，還進一步強調在於象徵能覺悟尚未覺悟者。其五，關於行走七步且步步現出足跡印，根據第二段引文，在於象徵「七星」(*sapta-rṣi-tārā* / 七仙星)。其六，關於行走七步之後，搭配發出誕生宣言的舉手之動作，根據第五段引文，在於象徵對著各類天神宣示最後生菩薩之世界尊上，以及助成各類天神熄滅「憍慢」。

²⁶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西晉·竺法護 (Dharmarakṣa) 譯，《大正藏》冊12，經345，頁160下-161上。Cf. 《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Upāya-kausalya)-jñānōttara-bodhisattva-pariprcchā-(sūtra)》，宋·施護 (Dānapāla) 譯，《大正藏》冊12，經346，頁172中-下。

透過如上富於象徵涵義的敘事，呈現的佛法，不僅言說的部分，還有共通於與不共於世間眾生的諸多動作。而即使共通於世間眾生的一些動作，其意味，也不完全受限於世間物質的表面，或特定文化的規定。簡言之，菩薩行尤其進展到最後生菩薩的水準，舉手投足，皆在修行、體現長期修持所涵養的德行、示現世界之一貫且確實的情形、示範世界之高超且通達的行相或威力、乃至合宜地推進度化眾生的一些效用。例如，誕生之後，即行走七步，既非毫無因緣，亦非僅止於行走世間表象的步伐或物質的路面，而是以菩提道全程努力不懈的修行為因緣，每走一步，都是走在導向覺悟的修行道路。而走完七步，即可象徵不僅帶著七覺支深厚的修為來到菩薩行的最後生，而且其修為，完全不受入胎、住胎、與出胎的環節與轉折，而遭受任何的折損或障礙。更進一層的涵義，則在於讓一些有緣的或已經培植相應善根到相當程度的眾生，由於觀看或了解最後生菩薩誕生之後即行走七步的事蹟，深受感動，依於信解，就興起也要行走通往覺悟的道路之心意。就這樣，走了這七步，既昭示已證得七覺支，且能激勵眾生走上一步又一步都以覺悟為導向的修行道路。

三、梵文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之解讀

在鋪陳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背景說明、與涵義解明之後，為求擴大引證材料的涵蓋面，這一節與下一節，將依次解讀梵文和巴利語有關的記載。

如同漢譯佛典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可根據是否包含「世界尊上」的部分而區分為簡略的與詳細的二類，梵文佛典方面亦然。例如，《大事》(Mahā-vastu) 梵文本所記載的誕生宣言，較為簡略：

ayaṃ dānim eko bhavo paścimo ti. (現在，這是最後一次存在。)²⁷
此外，《佛所行讚》(*Buddha-carita*) 梵文本所記載的誕生宣言，亦未包含「世界尊上」的部分，而可劃歸簡略的一類：

*an-ākulāny ubja-samudgatāni niṣpeṣavad-vyāyata-
vikramāṇi|
tathaiva dhīrāṇi padāni sapta sapta-rṣi-tārā-saḍṣo
jagāma||1.14||*

(他走了堅定的七步，如同七仙人星宿，踩步和舉步不混亂，跨出的大步沉著有力。)

*bodhāya jāto 'smi jagad-dhitārtham antyā bhavōtpattir
iyaṃ mamēti|
catur-diśaṃ siṃha-gatir vilokya vāṇīm ca bhavyārtha-
karīm uvāca||1.15||*

(他邁著獅步，環視四方，說出意義吉祥的話：「這是我最後一次出生，為求覺悟，造福世界。」)²⁸

如上所記載的誕生宣言，表明三件事情：其一，來到最後生 (*antyā bhavōtpattir iyaṃ mama* / 這是我的最後一次於存在界出生)；

²⁷ Émile Senart, *Le Mahāvastu*, vol. 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0, p. 24. Cf. J. J. Jones (tr.), *The Mahāvastu*, vol. 2, London: Luzac, 1952, p. 21.

²⁸ E. H. Johnston (ed. & tr.), *Aśvaghōṣa's Buddhacarita or Acts of the Buddha*, Delhi, Motilal Barnasidass 1984, p. 2. 梵文之白話翻譯：黃寶生 (編著)，《梵語文學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101-102。英文翻譯：“He looked like the stars of the seven seers, as he took seven steps that were steady, lifted up evenly and straight, stretched out wide and firmly set down. ‘For Awakening I am bor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world; This indeed is the last coming into existence for me!’ Looking at the four quarters with a lion’s mien, he uttered these words, foretelling what was to come.” (*Aśvaghōṣa, Life of the Buddha*, translated by Patrick Olivell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 此外，大致相當的漢譯本：馬鳴，《佛所行讚·生品第一》，北涼·曇無讖譯，《大正藏》冊4，經192，頁1中。

其二，為求覺悟 (*bodhāya jātaḥ* / 為了覺悟而已經出生)；其三，為利眾生 (*jagad-dhitārtham* / 為了利益生命世界的緣故)。這三件事情，將進入生命世界所要採取的形態與所要達成的目標，都很清楚地傳達出來。換言之，如此的誕生宣言，不僅切在任何生命哲學都應正視的重大課題，而且正好在誕生的時候，就用幾乎最清楚的方式，積極地表達其早已確認的信念與見解。

至於誕生宣言梵文本包含「世界尊上」的部分，而可劃歸詳細的一類，《遊戲展開（或神通遊戲）7·誕生》(*Lalita-vistara 7: janma-parivartaḥ saptamaḥ*) 可做為例證之一：

a-parigrhīto bodhisattvaḥ pūrvāṃ diśam abhimukhaḥ, sapta padāni prakrāntaḥ – “*pūrvam-gamo bhaviṣyāmi sarveṣāṃ kuśala-mūlānāṃ dharmāṇām.*” (在不假扶持的情況，菩薩面向東方，走了七步，宣說：「我未來將站在最為前導的位置[示範]所有的善根法要。」) *tasya prakramata upary-antar-īkṣe 'parigrhītaṃ divya-śveta-vipula-chatraṃ cāmara-śubhe gacchantam anugacchanti sma* - (當他正在行走的時候，於虛空中，跟隨行走的，則出現無所附著的、天界的、白色的、廣大的傘蓋與二個素淨的拂子。) *yatra yatra ca bodhisattvaḥ padam utkṣipati sma, tatra tatra padmāni prādur-bhavanti sma.* (菩薩踩下腳步的一個又一個腳印處，都湧現出一朵又一朵的蓮花。) *dakṣiṇāṃ diśam abhimukhaḥ, sapta padāni prakrāntaḥ* – “*dakṣiṇīyo bhaviṣyāmi deva-manuṣyāṇām.*” (他面向南方，走了七步，宣說：「我未來將值得受到天神與人們的供養。」) *paścimāṃ diśam abhimukhaḥ, sapta padāni prakāntaḥ, saptame sthitvā,*

siṃha-ivāhlādanātmikāṃ vācam bhāṣate sma – (他面向西方，走了七步，站在第七步上，如同獅子那樣，說出以愉悅為其特質的話語：) “*ahaṃ loke jyeṣṭho. ’haṃ loke śreṣṭhaḥ. iyaṃ me paścimā jātiḥ; kariṣyāmi jāti-jarā-marāṇa-duḥkhasyāntam.*” (「我是世界當中最尊長的。我是世界當中最優秀的。這是我的最後一次的出生；我將終結出生、衰老、死亡之困苦。」) *uttarāṃ diśam abhimukhaḥ, sapta padāni prakrāntaḥ* – “*anuttaro bhaviṣyāmi sarva-sattvānām.*” (他面向北方，走了七步，宣說：「我未來將達到所有眾生之無與倫比的高超。」) *adhastād diśam abhimukhaḥ, sapta padāni prakrāntaḥ* – “*nihaniṣyāmi māraṃ ca māra-senām ca. sarva-nairayikāṇām ca nirayāgni-pratighātāya saha dharmamegha-vṛṣṭim varṣiṣyāmi, yena te sukhasamarpitā bhaviṣyanti.*” (他面向下方，走了七步，宣說：「我未來將降伏惡魔與惡魔軍眾。再者，伴隨著為了滅除地獄之火焰，我未來將促使法雲降下法雨在所有的地獄眾生；而藉由法雨，那些地獄眾生未來將蒙受安樂。」) *upariṣṭād diśam abhimukhaḥ, sapta padāni prakrāntaḥ, urdhvaṃ cāvalokayati sma* – “*ullokaniyo bhaviṣyāmi sarva-sattvānām.*” (他面向上方，走了七步，以及往上觀照，宣說：「我未來將值得受到所有眾生的景仰。」)²⁹

²⁹ P. L. Vaidya (ed.), *Lalitavistar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8, p. 62. 英文翻譯：“Unsupported, he took seven steps toward the east and declared, ‘I will be the cause of all virtuous practices.’ Wherever the Bodhisattva took a step, a lotus sprouted forth. He then took seven steps toward the south and said, ‘I am worthy of the offerings of

如上所記載的誕生宣言，「世界尊上」的部分，至少有四點值得注意。

其一，用以表示尊上之語詞，或者為肯定式的最高級，包括最為前導的（*pūrvam-gama*）、最尊長的（*jyeṣṭha*）、與最優秀的（*śreṣṭha*），或者為否定式的比較級，亦即無與倫比的（*anuttara/ 無上的*）。

其二，號稱尊上，所在的格局，或者直接表述為在世界當中（*loke*），或者帶出內容，特指所有能開發或積聚諸多善根之法要（*sarveṣāṃ kuśala-mūlānāṃ dharmānāṃ*）、或所有的眾生（*sarvasattvānāṃ*）。

其三，搭配面對的不同方向與行走七步之動作，逐一推出誕生宣言有關的要點。面向東方（*pūrvāṃ diśam*），要點為最為前導的（*pūrvam-gama*）；面向南方（*dakṣiṇāṃ diśam*），要點為值得受到供養（*dakṣiṇīya*）；面向西方（*paścimāṃ diśam*），要點為最尊長的（*jyeṣṭha*）、最優秀的（*śreṣṭha*）、與最後一次的出生（*paścimā jātih*）；面向北方（*uttarāṃ diśam*），要點為無與倫比的（*anuttara/ 無上的*）；面向下方（*adhastād diśam*），要點為促使法雲降下法雨

gods and humans.’ Next he took seven steps toward the west and, pausing on the seventh step, he proclaimed these satisfying words in lion-like fashion: ‘I am the Supreme Being on this earth. This is my last birth, where I shall uproot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He then took seven steps toward the north and said, ‘I will be supreme among all sentient beings!’ Next he took seven steps downhill, saying, ‘I will subjugate Māra and his army! I will cause great rain clouds of the Dharma to shower down on all hell beings, extinguishing the fires of hell and filling the beings there with happiness.’ Finally he took seven steps uphill, lifted his gaze, and said, ‘All sentient beings will look up to me.’” (The Dharmachakra Translation Committee (tr.), *The Play in Full: Lalitavistara*, 2013, pp. 64-65. (<http://read.84000.co/#!ReadingRoom/UT22084-046-001/0>)) 大致相當的漢譯本：《方廣大莊嚴經·誕生品第七》，唐·地婆訶羅譯，《大正藏》冊3，經187，頁553上-中。

(*dharmamegha-vrṣṭim varṣiṣyāmi*)；面向上方 (*upariṣṭād diśam*)，要點為值得受到景仰 (*ul-lokanīya*)。如果著眼於梵文，上述六個方向與六個要點之間，一一形成方向、語詞、與語義的搭配關聯。

其四，構成世界尊上，並非流於語業的浮誇或修辭的技巧，而是完全有賴在背後支撐誕生宣言的高超修為，與誕生世間往前所要推動的非凡事業。在背後支撐誕生宣言的高超修為，包括甫誕生即不假扶持，而逐一往六個方向，各行走七步之既稀奇且未曾有的能耐。至於誕生世間往前所要推動的非凡事業，則包括示範所有能開發善根或積聚善根的法要，終結出生、衰老、死亡之困苦，降伏惡魔與惡魔軍眾，以及促使法雲降下法雨在所有的地獄眾生一一而且如此的作為，並非另有所圖，單純為了幫助地獄眾生透過法雨而蒙受安樂。

四、巴利語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之解讀

巴利語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資料也同樣很可觀。這一節將引證的二個段落，分別出自《長部》(或《長尼柯耶經》*Dīghanikāya*)與《中部》(或《中尼柯耶經》*Majjhima-nikāya*)。首先，出自《長部14·譬喻大經》(DN 14: *Mahāpadāna-sutta*)：

Dhammatā esā, bhikkhave. sampati-jāto bodhisatto samehi pādehi patiṭṭhahitvā uttarābhimukho satta-pada-vītiḥārena gacchati, setamhi chatte anuhīramāne, sabbā ca disā viloketi, āsabhiṅ ca vācaṃ bhāsati: “aggo ’ham asmi lokassa, j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s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ayam antimā jāti, na’tthi ’dāni punabbhavo ’ti.”

*Ayam ettha dhammatā.*³⁰

〈譬喻大經〉敘事情節的人物焦點，落在從前的六位正等覺者（*sammāsambuddha*）——毘婆尸世尊（*Vipassī bhagavā*）、尸棄世尊（*Sikhī bhagavā*）、毘舍婆世尊（*Vessabhū bhagavā*）、拘樓孫世尊（*Kakusandho bhagavā*）、拘那含牟尼世尊（*Koṇāgamano bhagavā*）、迦葉世尊（*Kassapo bhagavā*）——乃至當前的釋迦摩尼佛；至於論述的主旨，則為菩薩常法（*bodhisatta-dhammatā*），亦即菩薩行修到菩提道最後生的層次，跨往無上正等覺，不論哪一位菩薩，都要經歷與示現的事蹟。在〈譬喻大經〉指陳的最後生菩薩一系列總共十六件事蹟，格式的開頭為「這是法性[之示現]」（*dhammatā esā*），而結尾則為「就此而論，這是法性[之示現]」（*ayam ettha dhammatā*）。這在在說明，最後生菩薩如何出生世間，出生世間如何牽動世間的景象，以及出生世間之後如何遂行一生當中的重大轉折環節，不僅其現起，乃植根於法性，而且其規格或格調，乃共通於古往今來在菩提道接近登峰至極的修行者之典範式的章法，而非雜亂無章。

如上引證的段落，有關誕生宣言的部分，可條列為如下的五個語句，做成白話翻譯，並且附上一些語詞的註明：

aggo 'ham asmi lokassa. 我是世界之最上首。（*Skt. Agra / Pāli,*

³⁰ T.W. Rhys Davids, J. Estlin Carpenter (eds.), “14: Mahāpadāna-suttanta,” *The Dīgha Nikāya*, vol. 2, London: Luzac, 1966, p. 15. 英文翻譯：“It is the rule that as soon as he is born the Bodhisattva takes a firm stance on both feet facing north, then takes seven strides and, under a white sunshade, he scans the four quarters and then declares with a bull-like voice: ‘I am chief in the world, supreme in the world, eldest in the world. This is my last birth, there will be no more re-becoming.’ That is the rule.” (Maurice Walshe (tr.), “14: Mahāpadāna Sutta: The Great Discourse on the Lineage,”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1995, pp. 204-205.) 大致相當的漢譯本：《長阿含經·大本經第一》，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大正藏》冊1，經1，頁4中-下。

agga/ foremost; highest; first/ 最上首的、最頂尖的、最高的、最前面的、第一的)

j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我是世界之最尊長。(Skt. *jyeṣṭha* / Pāli, *jeṭṭha* / eldest; exalted; supreme / 最尊長的、最年長的、最卓越的)

s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我是世界之最優秀。(Skt. *śreṣṭha* / Pāli, *seṭṭha* / excellent; best / 最優秀的、最殊勝的)

ayam antimā jāti. 這是最後生。(這是最後一次誕生)

na'tthi 'dāni *punabbhavo*. 現在，不會有再度存在。(Skt. *punarbhāva* / Pāli, *punabbhava* / becoming again; re-becoming; rebirth / 再度存在、再生) (*dāni*; *idāni* / now / 現在)

其次，這一節將引證的第二個段落，出自《中部123·希有、未曾有法經》(MN 123: *Acchariyābbhūta-dhamma-sutta*)：

*Sammukhā me taṃ, bhante, bhagavato sutam, sammukhā paṭiggahitam:— sampati-jāto, ānanda, bodhisatto samehi pādehi patiṭṭhahitvā uttarābhimukho satta-pada-vītiḥārena gacchati, setamhi chatte anubhīramāne, sabbā ca disā viloketi, āsabhiṅ ca vācaṃ bhāsati: “aggo 'ham asmi lokassa, s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j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ayam antimā jāti, na'tthi dāni punabbhavo 'ti.” Yam pi, bhante, sato sampajāno, ānanda, bodhisatto tusitā kāyā cavitvā mātukucchiṃ okkami, idampāhaṃ, bhante, bhagavato acchariyaṃ abbhuta-dhammaṃ dhāremi.*³¹

³¹ Robert Chalmers (ed.), “123: Acchariyābbhūta-dhamma-sutta,” *The Majjhima-Nikāya*, vol. 3,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77, p. 123. 英文翻譯：“I heard and learned this

〈希有、未曾有法經〉主要的情節，由尊者阿難（*āyasmā Ānando*）在佛陀與眾多比丘都在場的一間講堂，應佛陀的要求，講述之前親自從佛陀所聽聞的（*suta*）與受持的（*paṭiggahita*）有關世尊（*bhagavato*）或如來（*tathāgatassa*）之希有的與未曾有的事項（*acchariyo abbhuta-dhammo*）。這些總共二十個事項，由世尊或如來所成就與展現，其特色為希有的與未曾有的，不僅為尊者阿難精確地憶持（*dhāreti* (causative of *dharati*)), 而且也適合做為佛法修行者認知或憶持世尊或如來的一組依據。

如上引證的段落，在經文所記載總共二十個事項當中，排在第十八，刻畫著：[最後生]菩薩誕生的時候，雙腳即站穩地面，面向北方，走了七步，並且觀察所有的方向（*sabbā ca disā viloketi*），然後如同公牛那樣發出誕生宣言（*āsabhiñ ca vācaṃ bhāsati*）。經由對照，〈希有、未曾有法經〉與〈譬喻大經〉所記載的誕生宣言，內容一樣，都可條列為五個語句，昭告著：世界之最上首、世界之最尊長、世界之最優秀、最後生、以及不會有再度存在。而這五個語句，或可濃縮為「世界尊上」與「最後一次出生世間」。

from the Blessed One's own lips: 'As soon as the Bodhisatta was born, he stood firmly with his feet on the ground; then he took seven steps facing north, and with a white parasol held over him, he surveyed each quarter and uttered the words of the Leader of the Herd: "I am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I am the best in the world; I am the foremost in the world. This is my last birth; now there is no renewal of being for me."' This too I remember as a wonderful and marvellous quality of the Blessed One.' (Bhikkhu Ñāṇamoli, Bhikkhu Bodhi (tr.), "123: *Acchariya-abbhūta Sutta* – Wonderful and Marvellous,"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Somerville: Wisdom, 2005, pp. 982-983.) 大致相當的漢譯本：《中阿含經·第32經·未曾有法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大正藏》冊1，經26，頁470中-下。

五、著眼於世界尊上以理解誕生宣言

以上用了三節的篇幅，逐一從漢譯佛典、梵文、和巴利語有關的記載，就最後生菩薩誕生世間的稀有事蹟與誕生宣言，在語詞、語句、與些許的脈絡，解讀其意義與旨趣。然而，世間凡夫聽聞有關誕生宣言的事蹟，或閱讀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縱使耳聰目明，或文字分析與文本比對的學術工夫都是一流的，也不見得就能理解何以致此，甚至由於閱聽者所根據的信念或世界觀，涉及到底有哪些現象或說詞是在可接受知識的範圍，如果其理念整個都以人類本位主義（anthropocentrism）、³² 此生唯一實在說（this lifetime as the only reality）、歷史限定主義（historicism）、³³ 玄秘主義（mysticism）、³⁴ 或宗教誇飾宣傳說為準繩或框架，就傾向於會在根本將誕生宣言拒斥為類似荒誕或怪異之談，而不認為那有什麼重大的內涵可被理解。

本文不僅在文字與文本解讀有關誕生宣言的記載，而且力求以內在於佛教的世界觀與修行觀所開闢的進路，了解其何以致此之條理。就此而論，支撐誕生宣言得以確實地遂行，關聯地，使誕生宣

³² 有關人類本位，可參閱：Rob Boddice (ed.), *Anthropocentrism: Humans, Animals, Environments*, Leiden: Brill, 2011; Gary Steiner, *Anthropocentr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Moral Status of Animal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0.

³³ See Jane Gallop, "The Historicization of Literary Studies," *The Limits of Literary Historicism*, edited by Allen Dunn, Thomas Haddox,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12, pp. 3-8; Paul Hamilton, "Chapter 1: History and Historicism," *Historicism, The New Critical Idiom*,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6-25.

³⁴ See Sudhir Kakar, "Psychoanalysis and Eastern Spiritual Healing Traditions," *Mysticism: A Variety of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acob Belzen, Antoon Geels, Amsterdam: Rodopi, 2003, pp. 109-124; Anthony Steinbock, "Chapter 1: The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hape of Experience," *Phenomenology and Mysticism: The Verticalit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1-43.

言得以貼切地與稍許深入地予以理解，攤開來，就在於整個解脫道尤其菩提道點點滴滴的教學。如果收攝起來，其骨幹的學理暨實修條件，至少要有如下的五者。其一，眾生行走生命世界，既不是以一輩子為限，而修行正向的工夫，也不是折損在一輩子的死亡——說明正好如此的概念，就是以「如來藏」(*tathāgata-garbha*)為總括標示當中的「不空如來藏」(*aśūnya-tathāgata-garbha*)。³⁵其二，眾生行走生命世界，從事生命實踐，其修行並非只能拘泥在褊狹的項目、領域、或事功，而是可就任何項目、脈絡、道路、乃至系統，不斷地進展、突破、與提昇，而成為貫徹到底或無限通達的情形——說明正好如此的概念，就是「波羅蜜多」(*pāramitā*)。其三，眾生行走生命世界，並非只能庸庸碌碌，亦非只能廁身某一個現成的領域或群體，更非只能受限於諸如子女、受造者、信徒、或子民之類的相對被貶抑的層次——說明正好如此的概念，就是「世界尊上」(*loke jyeṣṭhaḥ; loke śreṣṭhaḥ; loke agrah; loke pūrvaṃ-gamaḥ*)。其四，眾生行走生命世界，並非只能缺乏由涵養所成的確信，而一直受到驚嚇，以畏懼在度日——說明正好如此的概念，就是「無所畏懼」(Skt. *Vaiśāradya* / Pāli, *vesārajja* / assurance; confidence; fearlessness)。其五，眾生行走生命世界，並非只能唯唯諾諾或吱吱喳喳——說明正好如此的概念，就是「獅子吼」(Skt. *siṃha-nāda* / Pāli, *sīha-nāda* / lion's roar)。

經由佛教解脫道與菩提道相當眾多經典的逐一研讀，誕生宣言可被理解為沿著以至少如上的五大要項所共構的主軸，透過極其長遠的修行，水到渠成的表現。以篇幅所限故，這一節將聚焦在世界

³⁵ 參閱：蔡耀明，〈以不空如來藏為骨幹理解諸佛如來誕生宣言〉，發表於「2015東亞佛教思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辦主辦，2015年10月16-18日，頁1-23。

尊上；至於不空如來藏、波羅蜜多、無所畏懼、獅子吼，則有待另外撰文論究。

猶如最後生菩薩所具備的修為，乃至得以成就無上正等覺，皆有賴於全盤涵攝與全程貫通解脫道乃至菩提道，同樣地，做到世界尊上，也有賴於相續不斷地沿著解脫道乃至菩提道，做次第的突破與提昇。換言之，如果要貼切地且較為完整地理解何以世界尊上，進而以世界尊上為線索，理解誕生宣言，則應涵蓋解脫道與菩提道，探討其如何將修行的格局擴大，以及如何將修行的層次提昇。

(一) 由解脫道的教學要旨理解何以世界尊上

以解脫道而論，如下五點，應該有助於理解何以世界尊上。

其一，遠離與超脫世間之平庸與困苦。佛法的特色之一，在於一方面，嚴正看待世間平庸所連帶的現象，包括樹立錯謬的見解、產生污染情意之煩惱、習慣地造作惡業、沈溺在世間而不克自拔、以及不由自主地延續生死苦，另一方面，則不甘受制於世間之平庸與困苦，從而尋求確實的遠離與超脫。³⁶

其二，學理與實踐皆以高超與正確為標竿。解脫道綱領式的四個高超的（或高尚的）正確論斷（Skt. *catvāri ārya-satyāni* / Pāli, *cattāri ariya-saccāni* / 四聖諦），斷言世間所有湊合著關聯條件的造作都是困苦的（Skt. *duḥkha*/Pāli, *dukkha* / 苦）；世間的困苦以諸如貪愛（Skt. *trṣṇā*/Pāli, *tanhā*）和煩惱（Skt. *Kleśa*/Pāli, *kilesa*）為其產

³⁶ 例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觀色[、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雜阿含經·第1經》，求那跋陀羅（Gṇabhadrā）譯，《大正藏》冊2，經99，頁1上。Cf. Bhikkhu Bodhi (tr.), “SN 22.12: *Anicca-sutta*; 22.14: *Anatta-sutta*; 22.51: *Nandikkhaya-sutta*,”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2000, pp. 868-869, 889-890.)

生之來源 (Skt. *duḥkha-samudaya* / Pāli, *dukkha-samudaya* / 苦集)；透過止息諸如貪愛和煩惱，世間的困苦即可熄滅 (Skt. *duḥkha-nirodha* / Pāli, *dukkha-nirodha* / 苦滅)；以及八支聖道 (Skt. *āryaṣṭāṅgika-mārga* / Pāli, *ariya-aṭṭhaṅgika-magga* / 由八個分支項目所構成的高超的 (或高尚的) 道路) 就是通往困苦之熄滅的道路 (Skt. *duḥkha-nirodha-mārga* / Pāli, *magga*; *dukkha-nirodha-gāminī paṭipadāi* / 苦滅道跡)。以如此的四聖諦為綱領，在看待世間的問題、追溯問題來源的癥結、從根本解決問題、以及依循的解決辦法，都要求不僅層次高超 (*ārya* / Pāli, *ariya* / 聖)，而且論斷正確 (Skt. *Satya* / Pāli, *sacca* / 諦)。正好由於學理與實踐皆以高超與正確為標竿，才足以造就世界尊上。

其三，由觀察緣起而安住緣滅以超脫世間共通之流轉。佛法的教學，正視世間無常而困苦之結構式的現象，追溯世間困苦的來源，進而以緣起 (Skt. *pratītya-samutpāda* / Pāli, *paṭicca-samuppāda* / 由關聯的條件而生起) 為視角，深入探究心路歷程與生命歷程的環環相扣將眾生串聯在世間流轉起伏循環。然而，通達地看清楚世間緣起的流轉之歷程與機制，即能體認從如此的歷程超脫的契機，正好在於熄滅環環相扣的關聯條件。往熄滅關聯條件的方向而逐一熄滅循環於世間流轉的環節，乃至安住如此之緣滅 (*nirodha* / 由關聯的條件而熄滅)，即高超於整個串聯在緣起流轉的世間。³⁷

其四，提昇到正性決定 (或正性離生) 做為邁向世界尊上的第一個里程碑。佛法的教學，一方面，可理解到，若牽連在世間的造作將持續捲在既平庸且困苦的流程；另一方面，則毅然決然走上解

³⁷ 有關緣起與緣滅，可參閱：蔡耀明，〈以般若空觀解明無明與萬有〉，《圓光佛學學報》第22期 (2013年12月)，頁1-31；蔡耀明，〈〈迦旃延氏經〉 (Kātyāyana-sūtra) 梵漢對照及其不二中道學理〉，《圓光佛學學報》第24期 (2014年12月)，頁1-31。

脫道，務求確實走在越來越超脫的道路，而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往上的方向。由於世間處處可變成束縛或障礙，而全面且徹底的超脫又非一蹴可幾，解脫道在往上提昇的方向，即施設一個關鍵的位階，稱為正性決定（Skt. *samyaktva-niyāma*; *samyaktva-niyata* (ni-√yam) / Pāli, *sammatta-niyāma*; *sammatta-niyata*），亦即修行的涵養已經決定或確定走穩在正道，又稱為正性離生（Skt. *samyaktva-nyāma* (ni-āma)），亦即修行的涵養已經離於生澀而熟練於正道。³⁸ 根據《相應部》（或《相應尼柯耶經》*Samyutta-nikāya*），就眾生之積聚成分、感官通路、知覺要素等項目之為無常、遷移、與變異，或者透過信念（*saddahati*）與勝解（*adhimuccati*）而成為隨信行者（*saddhānusārī*），或者透過思辨引發的智慧而成為隨法行者（*dhammānusārī*），皆相當於正性決定。一旦進入正性決定（*okkanto sammatta-niyāmaṃ*），也就是進入真實人士之位階（*sappurisa-bhūmiṃ okkanto*），以及已經超越凡夫之位階（*vītivatto puthujjana-bhūmiṃ*）。³⁹ 猶如飛機離地起飛之後爬升而進入巡航運行狀態，正好由於已經超越凡夫之位階，就此超凡入聖的轉折處，正性決定即可做為理解何以世界尊上的關鍵之一。

³⁸ Cf. 蔡耀明，〈由三乘施設論菩薩正性離生：以《大般若經·第二會》為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7卷第1期（1997年3月），頁109-142；Bhikkhu KL Dhammajoti, “15.4.2. Entry into the certainty of perfection (*samyaktva-niyāmāvākṛāntī*),” *Sarvāstivāda Abhidharma*, 4th ed., Hong Kong: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p. 457-459; Luis Gómez, *The Land of Bliss: The Paradise of the Buddha of Measureless Li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 284; Dhivan Jones, “The Five *Niyāmas* as Laws of Nature: an Assessment of Modern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ravāda Buddhist Doctrine,”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19 (2012): 558-561.

³⁹ Bhikkhu Bodhi (tr.), “SN 25: *Okkantisaṃyutta*: Connected Discourses on Entering,”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2000, pp. 1004-1007. Cf. 《雜阿含經·第61, 892經》，劉宋·求那跋陀羅（Gunabhadra）譯，《大正藏》冊2，經99，頁15下-16上，224中-下。

其五，以禪修搭配智慧造就八個次第的往上漸次超脫。若要往上提昇而達成世界尊上，一方面，不將主軸用在追逐世間的任何對象，或用在融入小圈圈的社會，另一方面，則致力於從事心態活動之觀照與鍛鍊，亦即從事禪修。⁴⁰ 佛法的教學，既不把禪修做成好像只能用來減輕社會壓力之類的功效，也不把禪修做成只是往生天界的踏板，而是主要導向正確且徹底的超脫。就此而論，不僅要求禪修上精益求精、拾級而上，而且要求禪修以智慧為前導，照明一層又一層的心態與世界之領域，突破一層又一層的知覺、認定、與情意之障礙，進而全然以往上的超脫為之所以次第提昇的權衡——這一整套的修行，稱為「八解脫」(Skt. *aṣṭau vimokṣāḥ*/ Pāli, *aṭṭha vimokkhā*)，以帶有形色而觀看諸形色，為第一階的解脫，乃至已經具足概念認定暨感受之熄滅 (Skt. *saṃjñā-vedayita-nirodham upasamṇadya*/ Pāli, *saññā-vedayita-nirodham upasampajja*)，而安住，為第八階的解脫，亦即世界尊上之最高峰。⁴¹

這一小節，僅提供如上五點的些許鋪陳，顯示世界尊上在佛教解脫道，不僅有其條理可予以理解，而且有其修道可予以實踐。當然，徵諸經典，並不以此為限；諸如三解脫門 (Skt. *trīṇi vimokṣa-mukhāni* / Pāli, *tīṇi vimokkha-mukhāni*)、三三昧 (Skt. *trayaḥ samādhayaḥ* / Pāli, *tayo samādhī*)、⁴² 聲聞乘的四個果位 (Skt. *catvāri phalāni* (*srota-āpatti-phala*, *sakṛd-āgāmi-phala*, *an-āgāmi-phala*, *arhat-phala*) / Pāli, *cattāri phalāni* (*sotāpatti-phala*, *sakadāgāmi-phala*,

⁴⁰ Cf. 蔡耀明，〈佛教禪修做為心身安頓：以基礎觀念與關鍵概念為線索〉，收錄於《內丹修煉與靜坐：第五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高雄：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2年1月)，頁1-17。

⁴¹ Cf. 蔡耀明，〈佛教「八解脫」之解脫學理的探究〉，《揭諦：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學報》第24期 (2013年1月)，頁201-266。

⁴² Cf. 釋洞恆，《佛教禪法之研究：依據巴利《尼卡雅》及漢譯《阿含經》》(台北：秀威，2014年)，頁192-327。

anāgāmi-phala, arahatta-phala))，也都可據以理解何以世界尊上。

(二) 由菩提道的教學要旨理解何以世界尊上：以《大般若經·第二會》為依據

不僅解脫道施設眾多的線索在造就學理與實踐的高超，菩提道尤其如此。而很能表示菩提道的高超導向，第一首選，應該就在於菩提道的目標，也就是「無上正等菩提」(*anuttarā samyak-saṃbodhiḥ*)，亦即「最極高超、正確、圓滿的覺悟」。⁴³ 由於目標以智慧為骨幹，且標竿設置在最極高超或無上的(*anuttara*)水準，連帶地，菩提道的各個要項以及整個菩提道，也都往突破高超限制的方向在提昇。

在菩提道眾多的經典當中，這一小節僅以《大般若經·第二會》的二個段落為依據，說明佛法的教學一貫的旨趣之一在於造就世界尊上。第一個段落：

爾時，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何緣菩薩復名摩訶薩？」(*subhūtir āha: yad ucyate bhagavan bodhisattvo mahāsattva iti, kena kāraṇena bhagavan bodhisattvo mahāsattva ity ucyate?*)

佛告善現：「由是菩薩於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bhagavān āha: iha subhūte mahataḥ sattva-rāśer mahataḥ sattva-nikāyasyāgratāṃ kārayiṣyati, tena kāraṇena subhūte bodhisattvo mahāsattva ity ucyate.*)

善現白言：「何等名為大有情眾，菩薩於中，當為上

⁴³ Cf. Linnart Mäll, “3.4: *anuttarā samyak-saṃbodhi*,” *Studies in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and Other Essays*, Tartu: Centre for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artu, 2003, pp. 83-85.

首？」(*subhūtir āha: katame bhagavan mahā sattva-rāśir mahā sattva-nikāyaḥ yasya bodhisattvo mahāsattvo 'gratām kārayiṣyati?*)

佛告善現：「謂住種姓、第八、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及從初發心乃至不退轉地菩薩摩訶薩，如是皆名大有情眾。菩薩於此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bhagavān āha: mahā sattva-rāśir mahā sattva-nikāya itī subhūte ucyate yad uta gotrabhūmir aṣṭamaka-bhūmiḥ srota-āpannaḥ sakṛd-āgāmī an-āgāmī arhan pratyekabuddhaḥ prathama-cittōtpādam upādāya yāvad avinivartanīya itī, ayaṃ sa mahān sattva-rāśiḥ mahā sattva-nikāyaḥ, asya bodhisattvo mahāsattvo 'gratām kārayiṣyati.*)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菩薩，何緣能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佛告善現：「由是菩薩已發堅固金剛喻心，定不退壞，是故，能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tatra subhūte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 vajrōpamaṃ cittam utpādyā, mahataḥ sattva-rāśer mahataḥ sattva-nikāyasyāgratāḥ kārayitavyāḥ.*)

善現復言：「何謂菩薩金剛喻心？」(*subhūtir āha: katamo bhagavan vajrōpamaś cittōtpādaḥ?*)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發如是心：『我今當被大功德鎧，無邊生死大曠野中，為諸有情破壞一切煩惱怨敵。』」(*bhagavān āha: iha subhūte bodhisattvo mahāsattva evaṃ cittam utpādayati: a-parimite mayā saṃsāre sannāhaṃ sannahya, sarva-sattvāparityāginā*

bhavitavyaṃ. ...)⁴⁴

如上引文只是一長串有關的教學討論當中的一小段，而討論的焦點，則在於根據什麼理由，菩薩（*bodhisattva*）又可稱為摩訶薩（*mahāsattva* / 大士、偉大的眾生）。針對具壽善現（*āyusmān Subhūtiḥ*）如此的提問，佛陀答覆，由於就廣大的眾生之積聚（*mahataḥ sattva-rāśer*）以及廣大的眾生之會眾（*mahataḥ sattva-nikāyasya*），皆使造就最上首之水準（*agratām kārayiṣyati*），菩薩又可稱為摩訶薩。至於廣大的眾生之積聚與廣大的眾生之會眾，則包括已入修道家世之位階（*gotra-bhūmi* / 種姓地）、第八位階（*aṣṭamaka-bhūmi* / 第八地、相當於預流向 *srota-āpatti-pratipannaka*）、⁴⁵ 聲聞乘的四個果位、獨覺（*pratyekabuddha*）、以及從事菩薩行由初發心（*prathama-cittōtpāda*）乃至不退轉（*avinivartanīya*）之位階。佛陀進而指出，由於已經確實發起喻如金剛之心念（*vajrōpamaṃ cittam utpādyā*），才支撐菩薩又得以稱為摩訶薩。而喻如金剛之心念，其心念銳利到可突破任何的障礙與執著，務必普遍地救度一切眾生、圓滿地通達所有的法要（*sarva-dharma-prativedha-pariniṣpatti*）、以及將所有修行的努力都導向最高超的智慧。第二個段落：

⁴⁴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唐·玄奘譯，《大正藏》冊7，經220(2)，頁60上中。參閱：Nalinaksha Dutt (ed.), *The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London: Luzac, 1934, pp. 169-170;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2009, pp. 28-29;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ṅkā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123-124.

⁴⁵ 有關修道家世之位階與第八位階，可參閱：Akira Hirakawa, *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Śākyamuni to Early Mahāyāna*, translated by Paul Gron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305-306, 309; 高崎直道，〈Gotrabhūmi覺え書：特に般若經の十地をめぐって〉，《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25卷（1967年3月），頁1-27。

爾時，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言大乘，大乘者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世尊！如是大乘，與虛空等。猶如虛空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大乘亦爾，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世尊！由此緣故，菩薩摩訶薩大乘即是一切智智乘。（*atha khalv āyusmān subhūtir bhagavantam etad avocat: mahā-yānaṃ mahā-yānam itīdam bhagavann ucyate, sa-deva-mānuṣāsuraṃ lokam abhibhūya, niryāsyati tenōcyate mahā-yānam iti. ākāśa-samaṃ tad yānaṃ. tad-yathāpi nāma bhagavann ākāśe 'prameyāṇām asaṃkhyeyānām aparimāṇānām sattvānām avakāśaḥ, evam eva bhagavann asmin mahā-yāne aprameyāṇām asaṃkhyeyānām aparimāṇānām sattvānām avakāśaḥ. evaṃ hi bhagavan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mahā-yānaṃ.*）⁴⁶

如上引文由具壽善現解說，大乘（*mahā-yāna*）之所以稱為大乘，在於此一修行道路在超勝（*abhibhūya*）帶有天神、人類、與阿修羅的世間（*sa-deva-mānuṣāsuraṃ lokam*）之後，遂行超出（*niryāsyati*）。再者，大乘此一修行道路等同虛空（*ākāśa-sama*），亦即大乘如同虛空那樣，無限廣大而可容受無量的、無數的、無邊的眾生（*aprameyāṇām asaṃkhyeyānām aparimāṇānām sattvānām avakāśaḥ*）。

⁴⁶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唐·玄奘譯，《大正藏》冊7，經220(2)，頁94上。參閱：Nalinaksha Dutt (ed.), *The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London: Luzac, 1934, p. 231;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2009, p. 114;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ṅkā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182.

菩薩摩訶薩之大乘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mahā-yānam*) 的確如此。

《大般若經·第二會》如上的二個段落，其一在討論菩薩何以又可稱為摩訶薩，其二在解說大乘何以可稱為廣大的修行道路。這二個段落共同指出，菩提道的教學，格局要無限廣大，層次要無限高超，以及貢獻要普遍且徹底。走在這樣的修行道路的菩薩摩訶薩，當然造就得出世界尊上之學養與能力。

六、結論

佛法的教學在於認清世間之平庸及其過患。由此捨離世間之追逐，進而走上修行的道路。不論解脫道或菩提道，皆致力於超勝世間之平庸與排除世間之過患，從而提昇到無與倫比的水準，稱為世界尊上。最後生菩薩的誕生宣言，主要的訊息，在於昭告世界，以最後生菩薩的姿態進入生命世界，伴隨誕生，帶著解脫上與覺悟上無與倫比的修為，即將展開菩提道上最後一小截也堪稱最輝煌的一趟遊戲行旅：由誕生宣言在有緣的眾生面前拉開序幕，接著將經歷逾城出家、六年苦行、降魔成道、轉佛法輪、乃至示現涅槃。

透過漢譯佛典、梵文、和巴利語有關的記載，如下三點即可釐清。首先，誕生宣言所涉及的格局，並非中文字面所謂的「天上天下」，而是泛指「世界」，可以特指「帶有天神、人類、與阿修羅的世間」，也可以擴大到「三千大千世界」。其次，誕生宣言所涉及的生命體，並非中文字面帶有排它意象的「唯獨我一位」，而是諸佛常法或菩薩常法，也就是任何修行者以最後生菩薩的姿態進入生命世界一貫皆是如此的。第三，誕生宣言所凸顯的「尊上」，既非與世間任何對象的競賽或鬥爭，亦非一般凡夫所重視或競逐的諸如家世、財富、權勢、虛名、霸業、或版圖之類的事情，而全然在於生

命實踐之尊上，舉其要者，包括通達認知世界之一貫且確實的情形，超脫世間任何層面的障礙，有能力駕馭如何適宜地進入生命世界，有能力停止生命歷程的波段延續，以及以普遍地救度一切眾生為職志。

誕生宣言不論做為佛學或生命哲學的一個課題，都可以是無比重要的。一方面，這是很難有其它可替代的一面鏡子，鮮明地映照出欠缺生命實踐的一般凡夫在進入生命世界的困窘，以及測試一般凡夫是否肯因此虛心檢視一己之處境與自以為是的信念；另一方面，做為諸佛常法或菩薩常法，誕生宣言即成為可藉以理解佛法傾全力長遠的修行到底所圖為何的關鍵之一。

參考書目

一、佛教典籍

1. 《長阿含經 *Dīrghāgama*》，後秦·佛陀耶舍 (Buddhayaśas)、竺佛念譯，《大正藏》冊1，經1，頁1中-149下。
2. 《中阿含經 *Madhyamāgama*》，東晉·瞿曇僧伽提婆 (Gautama Saṅghadeva) 譯，《大正藏》冊1，經26，頁421上-809上。
3. 《雜阿含經 *Samyuktāgama*》，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譯，《大正藏》冊2，經99，頁1上-373中。
4. 《修行本起經》，後漢·竺大力、康孟詳譯，《大正藏》冊3，經184，頁461上-472中。
5. 《太子瑞應本起經》，吳·支謙譯，《大正藏》冊3，經185，頁472下-483上。
6. 《普曜經 *Lalita-vistara*》，西晉·竺法護 (Dharmarakṣa) 譯，《大正藏》冊3，經186，頁483上-538上。
7. 《方廣大莊嚴經 *Lalita-vistara*》，唐·地婆訶羅 (Divākara) 譯，《大正藏》冊3，經187，頁539上-617中。
8. 《異出菩薩本起經 *Abhiniṣkramaṇa-(sūtra)*》，西晉·聶道真譯，《大正藏》冊3，經188，頁617中-620下。
9. 《過去現在因果經》，劉宋·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譯，《大正藏》冊3，經189，頁620下-653中。
10. 《佛本行集經 *Abhiniṣkramaṇa-sūtra*》，隋·闍那崛多 (Jñānagupta) 譯，《大正藏》冊3，經190，頁655上-932上。
11.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 *Mahā-sammata-rāja-sūtra*》，宋·法賢譯，《大正藏》冊3，經191，頁932中-975下。
12. 馬鳴 (Aśvaghōṣa)，《佛所行讚 *Buddha-carita*》，北涼·曇無讖 (Dharmakṣema) 譯，《大正藏》冊4，經192，頁1上-54下。

13. 《佛本行經》，劉宋·釋寶雲譯，《大正藏》冊4，經193，頁54下-115中。
14. 《僧伽羅刹所集經》，符秦·僧伽跋澄（Saṅghabhūti）等譯，《大正藏》冊4，經194，頁115中-145中。
1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唐·玄奘譯，《大正藏》冊7，經220 (2)，頁1中-426上。
16.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西晉·竺法護（Dharmarakṣa）譯，《大正藏》冊12，經345，頁156上-165下。
17. 《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 (Upāya-kauśalya)-jñānōttara-bodhisattva-paripṛcchā-(sūtra)》，宋·施護（Dānapāla）譯，《大正藏》冊12，經346，頁166上-178中。
18. 《四分律 Dharmaguptaka-vinaya》，姚秦·佛陀耶舍（Buddhayaśas）、竺佛念等譯，《大正藏》冊22，經1428，頁567中-1014中。
1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唐·義淨譯，《大正藏》冊24，經1451，頁207上-414中。
20. 《菩薩地持經》，北涼·曇無讖（Dharmakṣema）譯，《大正藏》冊30，經1581，頁888上-959中。
21. Aśvaghōṣa, *Life of the Buddha*, translated by Patrick Olivell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 Bhikkhu Bodhi (tr.),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2000.
23. Bhikkhu Bodhi (tr.),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Boston: Wisdom, 2012.
24. Robert Chalmers (ed.), *The Majjhima-Nikāya*, vol. 3,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77.
25.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ṅkārā*,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26. The Dharmacakra Translation Committee (tr.), *The Play in Full: Lalitavistara*, 2013.
27. Nalinaksha Dutt (ed.), *The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London: Luzac, 1934.
28. Nalinaksha Dutt (ed.), *Bodhisattvabhūmi*, Patna: K.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1966.
29. Raniero Gnoli, Tuppil Venkatacharya,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vol. 1,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30. E. H. Johnston (ed. & tr.), *Aśvaghōṣa's Buddhacarita or Acts of the Buddha*, Delhi, Motilal Barnasidass 1984.
31. J. J. Jones (tr.), *The Mahāvastu*, vol. 2, London: Luzac, 1952.
32.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2009.
33. Étienne Lamotte (tr.), *The Treatise on the Great Virtue of Wisdom of Nāgārjun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śāstr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Gelongma Karma Migme Chödrön, vol. 5, 2001.
34. Bhikkhu Ñāṇamoli, Bhikkhu Bodhi (tr.),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Somerville: Wisdom, 2005.
35. T.W. Rhys Davids, J. Estlin Carpenter (eds.), *The Dīgha Nikāya*, vol. 2, London: Luzac, 1966.
36. Émile Senart, *Le Mahāvastu*, vol. 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0.

37. P. L. Vaidya (ed.), *Lalitavistar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8.
38. Maurice Walshe (tr.),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1995.

二、當代學術論著

1. 郭忠生，〈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七）〉，《正觀》第29期（2004年6月），頁5-84。
2. 郭忠生，〈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下）〉，《正觀》第65期（2013年6月），頁61-222。
3. 黃寶生（編著），《梵語文學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4. 蔡耀明，〈由三乘施設論菩薩正性離生：以《大般若經·第二會》為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7卷第1期（1997年3月），頁109-142。
5. 蔡耀明，〈佛教禪修做為心身安頓：以基礎觀念與關鍵概念為線索〉，收錄於《內丹修煉與靜坐：第五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高雄：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2年1月），頁1-17。
6. 蔡耀明，〈佛教「八解脫」之解脫學理的探究〉，《揭諦：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學報》第24期（2013年1月），頁201-266。
7. 蔡耀明，〈以般若空觀解明無明與萬有〉，《圓光佛學學報》第22期（2013年12月），頁1-31。
8. 蔡耀明，〈〈迦旃延氏經〉（*Kātyāyana-sūtra*）梵漢對照及其不二中道學理〉，《圓光佛學學報》第24期（2014年12月），頁1-31。
9. 蔡耀明，〈以不空如來藏為骨幹理解諸佛如來誕生宣言〉，發表於「2015東亞佛教思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佛學研究

中心主辦主辦，2015年10月16-18日，頁1-23。

10. 錢文忠，〈试论马鸣《佛本行经》〉，《切问集：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下卷》，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頁172-185。
11. 釋洞恆，《佛教禪法之研究：依據巴利《尼卡雅》及漢譯《阿含經》》（台北：秀威，2014年）。
12. Rob Boddice (ed.), *Anthropocentrism: Humans, Animals, Environments*, Leiden: Brill, 2011.
13. Bhikkhu KL Dhammajoti, *Sarvāstivāda Abhidharma*, 4th ed., Hong Kong: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14. Joan Ferrante, *Soci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9th ed., Stamford: Cengage Learning, 2014.
15. Jane Gallop, “The Historicization of Literary Studies,” *The Limits of Literary Historicism*, edited by Allen Dunn, Thomas Haddox,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12, pp. 3-8.
16. Luis Gómez, *The Land of Bliss: The Paradise of the Buddha of Measureless Li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7. Paul Hamilton, *Historicism, The New Critical Idiom*,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18. Akira Hirakawa, *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Śākyamuni to Early Mahāyāna*, translated by Paul Gron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19. Dhivan Jones, “The Five *Niyāmas* as Laws of Nature: an Assessment of Modern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ravāda Buddhist Doctrine,”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19 (2012): 545-582.
20. Sudhir Kakar, “Psychoanalysis and Eastern Spiritual Healing Traditions,” *Mysticism: A Variety of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 edited by Jacob Belzen, Antoon Geels, Amsterdam: Rodopi, 2003, pp. 109-124.
21. Linnart Mäll, *Studies in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and Other Essays*, Tartu: Centre for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artu, 2003.
 22. Tad Schmaltz, “Causation and Causal Axioms,” *Descartes’ Meditations: A Critical Guide*, edited by Karen Detlefs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2-100.
 23. Anthony Steinbock, *Phenomenology and Mysticism: The Verticalit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 Gary Steiner, *Anthropocentr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Moral Status of Animal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0.
 25. 平川彰，《律藏の研究》（台北：山喜房仏書林，1970年）。
 26. 高崎直道，〈Gotrabhūmi 覚え書：特に般若經の十地をめぐって〉，《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25卷（1967年3月），頁1-27。

